

## 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警富新書 第二回 求購宅倒是顛非 扮假棺爭長論短

卻說宗孔欲往說天來賣宅。貴興問曰：「叔父有何妙計？」宗孔答曰：「吾自有計，令其不敢不從。不消半月，必然買售此宅。」貴興曰：「他之石室，向者造費千有餘資，如彼肯賣，當還業價三千。見志不從，慎毋勉強。（初意未嘗不善）如果幹得事來，異日經紀，自當加倍。」宗孔歡喜無限，歸家囑其妻曰：「吾今逕往省城歸來，自有佳境。」謝氏曰：「如今糧食已絕，佳境休題。」宗孔歎曰：「吾之所與交遊者。不少既無糧食，何不往外邊賒來？」謝氏曰：「丈夫識者雖多，何人可以暫借？」宗孔不能答，忿忿出門而去。行至沙街，徒見羅羅紛紛。暗思：「買既不可賒，亦不能搶，又不敢盜，更不慣眼看，看怎生計較？」良久，偶獲一計，奔回貴興之家。

貴興問曰：「叔父因何而返？」宗孔曰：「吾今回來典些衣物，以備吾家旦夕之需。然後可去。」貴興曰：「叔父代吾幹事，還要叔父傷財？不可！不可！」遂檢出洋錢一個，交附宗孔安家。宗孔曰：「他日當在經紀內扣除。」（如此經紀，將何以扣？）然後與貴興辭別歸家，備裝而往。

次早，到第八鋪「天和號」糖房。天來兄弟接見。皆云：「舅父因何到此，當有喜事？」（將有喬遷之喜）宗孔曰：「特來求賢甥成一樁美事。（只恐反成不美）未曉合否？」天來曰：「甥舅之情何論，有話只管說來。」宗孔曰：「舍姪祈伯，（貴興別名）今科不第，未遂男兒志願，偶然叫得一堪輿，所言極確，所見甚高，人咸呼為『馬半仙』，言我祖山左邊文筆既顯，右邊催官亦猛，玄武之勢最聳，朱雀之局坦平。應有一名探花、三名進士，只為賢甥尊府巍峨，衝犯我祖山墳，不特阻壓文運，已入闡猶恐遇災。若得改低五尺（府如改低不成府矣）便成龍穴佳城。『半仙』所論如此，愚直之言，幸勿見怪。」天來答曰：「此室之邊，世遠年湮。一旦毀拆，何以棲身？既是犯彼文星，吾於心亦不忍，能順他情，忘其孝義，遂得賢表功名之願，恐不能仰體先人之心。奈何，奈何！」（天來亦可謂善為說詞矣）宗孔曰：「賢甥之言甚是。何無叫他補回業價銀三千兩，售賣與他，意下如何？」天來躊躇未答。宗孔又曰：「異日猶子連際風雲，名登龍虎，皆藉賢甥所致也。又何樂而不為哉。」天來曰：「昔日府君病重時囑吾兄弟，他年營運不前，聽從造化。惟此室斷不可移。三代之內轉與他人，便為不孝，三代以後亦難責矣。自念父之棄世未久，也其音容如昨，言猶在耳，孝可忘心。況家業依然，尚有母親在堂，弟婦妊娠，兒子養福、女子桂蟬，皆鬢齡也，相與稜止之故，久何可大之也，尺地莫非其有也，一椽莫非其產也。而舅父所求購宅者，是以難從也。」

其弟君來怒責曰：「吾今正住缺地，以購花園。適遇舅父光臨，何無轉問於他，此宅索價幾何？待吾與之購買，使其徙居他處，或登狀元且未可卜。」

言猶來畢，養福又罵曰：「他欲中試，叫他多臨幾行趙帖，勤讀幾段韓文，自然不負窗前。一旦下第，反來指我居址，可歎！可歎！」宗孔看見初時禮義問答，迨後愈應愈奇，知事定然不濟，遂與天來告別。天來曰：「舅父何故速回？應要邀留數日。孩童之語，萬勿介懷。」宗孔曰：「賢甥肯囑此室，我便不回。（欲求經紀，又想徒鋪揆之天理人情，哪有大便宜事？）如果不從，異日相逢，便為陌路矣。」君來曰：「飯可畜豕，何必邀留？」罵得宗孔忿氣填胸，勃然變色曰：「汝兄弟猶不早作商量，還敢惡言藐視我乎？」言罷，怏怏而去。

天來謂君來曰：「何無可囑與他亦了，豈不聞鄉人云：『不怕菩薩，只怕祈伯；不畏雷公，只畏宗孔。』」因他是個險人，防其旦夕陷害。」君來曰：「古語云：一寸山河一寸金。」（天來述鄉人以論，弟君來引古語以證兄）因此天來立下一個不賣的念頭。

且說宗孔回見貴興，備述天來絕無賣意。貴興曰：「吾今料他不肯賣。一者安居樂業，二者家產有餘，三者糖房旺相，哪肯燕入他家？但未曉如何回說。」宗孔曰：「天來原屬奸猾，托父為名，空云：『本當從命，緣父棄世有云：賣此石室，是為不孝。今若棄之，他日九顯之下，有何詞對父親說乎？』」貴興贊曰：「果是識時務之人，好個人世長者。」宗孔見其不怒，而反贊天來，便講：「再後君來說令人真個可惱，他要建園，反欲與汝購買朱門，以擴其地。」貴興曰：「吾求他賣，他索我沽。此亦平人局量，叔父休要怪他。」宗孔又見其不怒，轉說：「養福澆薄異常，說妝作文請人代筆。若能中試，牛馬可飛。」貴興曰：「稚子則當以緘口為高。」宗孔本來要激發貴興，誰想貴興殊無愠色，乃倒是顛非。曰：「天來最力變臉，言汝父進身，原與陳琳無異。幸得他父攜帶二八生涯，沉沒許多私數。今日得成富戶，不念前恩，而反逼他賣宅。待汝他日到省，要當面嘲罵，然後可快其心。」

貴興聽罷大怒，曰：「他父得府君提攜，始得成家。如此反架惡言使我，如何祜得？敢問叔父，何以質證否？」宗孔曰：「既不可質，安能道哉！尚有坊鄰親見親聞，旁人亦代為忿恨。」貴興怒氣愈熾。宗孔曰：「欲泄此恨，又何難哉？」貴興問之，宗孔曰：「他之祖父山墳，原汝父送他安葬，猶有地券留存。如今他先作不仁，汝何妨後作不義？胡不用假棺之計，以挾制之？」貴興曰：「欲用此計，喪主何人？」宗孔曰：「吾弟順海，生得顴高鬚髯，聲響晴圓，見之必怕，聞之必驚。其人可當此任。」貴興曰：「恐他不從，若何？」宗孔曰：「若有甜頭，必然應允。」貴興依計而行。

順海知有甜頭，喜出望外。貴興即令工匠斲成一個女棺，內藏器械，人人掛帛，一齊奔到梁山，竟將朝天罡掘破，伐去松株。天來之僕祈福偶在後園澆菜，見之失驚，慌忙報知天來之母凌氏。

凌氏奔到塚前罵曰：「吾兒與汝何仇？如何若此？」順海罵曰：「汝這黔婆，老而不死，莫非送肉就枯乎？汝須舉眼觀，真是汝梁家之地，還是我凌姓之山？我今遇此鼓盆之慘，無地可理。幸得比兒祈伯送穴牛眠，今有無名盜葬，正要與之理論。詎意就是你們，尚敢刀侍女流阻吾喪葬？」言罷，舞手向凌氏毆打。未知凌氏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